

见物又见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思想方法丛刊·

見物又見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 思想方法丛刊 •

見物又見人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上海土山灣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8 字數 20,000

1953年9月第1版

195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0,000

統一書號：2074·128

定 價：(6)0.11元

封面設計：任 意

“思想方法丛刊”序言

罗竹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尊重唯物论，要尊重辩证法。我们平常往往因为缺乏唯物论和辩证法，所以主观世界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掌握不住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必须在经常不断的实践当中，通过大量的事实，加以分析研究，反复无数次，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唯物论和辩证法都是平凡的真理，可以为一切劳动人民所掌握，并没有半点神秘。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们学习哲学，河南省登封县的农民们学习哲学，他们从实际生活中分析矛盾，用哲学观点指导工作，这就说明哲学一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它就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了。

唯物论和辩证法，都是世界观，也都是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的统一。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而对立的统一乃是矛盾的同义语。矛盾有主要和次要两个方面，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抓住本质和主流，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解放，工作也可以推进一大步。只看到支流，而不善于区别支流与主流，我们就会为事物的表面现象和细支末节所

迷惑，捡几个芝麻而抱不住西瓜。因此，尊重唯物論和辯証法的人，就应该敢于暴露矛盾，并且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

矛盾的学說既是唯物辯証法的核心，从这里就产生出認識事物的几个主要方法。

第一，要全面地看問題。不作深入的調查研究，不走羣众路綫，一眼望去，只抓住个别的事例，就哇啦哇啦大发議論，必然会錯誤百出。毛主席提出“兩点論”，就是教导我們要全面地看問題，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看到它們的主次，并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也是可以轉化的。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誤認為一般的、全面的東西，就是片面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办事，就会犯錯誤。

第二，从联系中看問題。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都有互相依存的关系，而要分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只有从联系中看，才能格外清楚。一滴水离开江河和海洋还有什么意义呢？把一件事情孤立起来，架空起来，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就无法理解它，更談不上正确地处理它了。

第三，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后来者永远居上，学生一定要超过先生，新事物縱然还在萌芽状态，但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扶助新事物及早成长起来。我們正处在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新生的东西到处都是；但新生的东西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困难，而已經衰亡的东西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

史舞台。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交織着先进与落后、新生与衰亡的斗争。因此,我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們要勇敢地作新生力量的代言人和保护人。

唯物辯証法是活的。它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在我们的各項工作当中。从書本走向实际,乃是当前哲学的飞跃发展,我們正处在一个出哲学的伟大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思想方法丛刊”,里边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論,而是通过对于各种实际问题的分析說明,教給人們科学的思想方法,因而就富有生活气息和战斗意义,人們看过之后,一定会有所收获。是为序。

1953年7月

目 录

見“物”又見“人”	吳传启 (1)
略談“見物不見人”	汪子嵩 (5)
談談人的主观能动性	关 鋒 (15)
給拜物教徒	范荣康 (25)

見“物”又見“人”

吳傳启

唯物主义辯証法有一条基本原理：“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轉移。”所以人們做工作，必須首先研究工作的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然而人們对于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見物不見人”，一种是“見物又見人”；有两种不同的对待，一种是积极主动的态度，一种是消极被动的态度。从而在工作上，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处理，一种是促进的处理；一种是促退的处理；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多、快、好、省；一种是少、慢、差、費。

“打倒‘条件論’，奋起追先进”。这是人民日报2月25日三版头条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标题。石景山鋼鐵厂的职工們，在这一次反浪費、反保守的运动中，同其他厂矿进行了評比，发现有二十多項指标不如别的工厂，知道了自己的落后。可是有人說他們的指标不能同鞍鋼比，因为鞍鋼的設備和原料条件好；运输方面的指标不能同鐵路部門比，因为鐵路部門条件齐全。与此相应，当人們批評指标低了，他們就归咎于客观条件；如果要求提高指标，他們就要人、要錢、要設備。这种“条件論”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他們沒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以对事情只能促退，而不能促进。

然而，石景山鋼鐵厂的职工們經過大辯論以后，認清全国

各个厂矿的条件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強調一律,就会取消比先进;所以只要对促进生产高潮有利,就可以互相对比。他們批判了保守思想,引起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在职工羣众中出現了比先进的热潮。人們千方百計地挖掘潛力,跟着出現了生产指标大跃进的高潮。他們目前的新指标,已約有十項达到或者超过了先进水平。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把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客观条件,結果是在沒有加錢、加人、加設備的条件下,提高了指标。这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人的作用,發揮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对事情就能促进。

作为一个工矿企业的生产活动來說,我們完全承認設備、原料、人力和財力等等客观物質因素的決定作用,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即关于事情的“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还有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关于“人”的方面,即关于人們的主观能动性的方面。但促退派的“条件論”却只“見物不見人”,他們“只看到現有的物質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羣众主观能动性和創造性。”因此党中央在“关于开展反浪費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特別指出:“要防止‘見物不見人’的偏向”。所以我們如要把事情促进就必須見“物”而又見“人”,既看到現有的物質条件,又充分估計到伟大的羣众主观能动性和創造性。

这种“見物不見人”的“条件論”,往往是保守思想的一种片面的論据。有的表現为部門条件特殊論,所謂“人家跃进我不行”。有的表現为地区特殊論,認為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只能靠天吃飯,不承認事在人为。其实生活本身,早已不断地对这些“条件論”作了有力的駁斥。比如浙

江的平陽和黃岩兩縣之間，自然條件大致相同，而且平陽的氣候條件更好；但在生產上，黃岩的平均畝產量，卻比平陽高出了二百斤以上，就是突出的例子。在差的物質條件下，做出先進的成績，在好的物質條件下，卻存在着十分落後的現象，這種生動事實是很多的。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事情不僅在於“物”的條件方面，而且在於“人”為的方面。

如果不考慮羣眾的主觀能動性而片面地強調“物”的條件，就不是以“人”來駕馭“物”；而是讓“物”來束縛“人”。如果這樣，一切事情只能“聽天由命”了。這當然是一種宿命論觀點，是沒有志氣的表現。

根據自然規律，人不能象魚兒一樣在水中游；但人們可以學會游泳，或者是製造輪船，以至造成潛水艇遨遊海底。人不能象小鳥一樣在空中飛行，但人可以製造飛機把人載入高空，日行萬里。蘇聯人造衛星的發射，証明了有那么一天，人們還可能實現宇宙星際航行。人的活動不能脫離自然規律的制約，但人們對於客觀的自然規律，也不是束手無策的。而這些驚人的成就，也都是人們自己創造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表現，並不是上帝或者自然的恩賜。

自然條件是可以改造的，旱地可以變水田，水患可以變水利。一切物質條件也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創造的，一切事在人為。問題在於人們對於各種現有的物質條件採取怎樣的態度去對待：是消極被動呢，還是積極主動？是向困難屈服，被困難吓倒呢？還是鼓起干劲，克服困難，向自然索取最多的財富。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由於生產關係的變革，由於生產力

的解放，因此人民羣众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創造力是无穷的。我們从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上都讀到过，当社会一經获得解放，解放了的劳动者，将以超过从前任何时代的速度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而这种发展当然也就是通过劳动人民羣众的伟大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然而，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往往对人民羣众的主观能动性估計不足，即所謂“見物不見人”。可以說，这是各种保守思想的表现。

我們主张通过人民羣众的自觉来发挥羣众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不是提倡盲目行动。我們所謂的主观能动性，是以主观符合于客观为前提的。只有人們的活动符合于客观規律的时候，人們才具有自觉地影响周围生活的可能，这就是我們所說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人們只看到人支配自然的一面，就要变成片面的唯心主义者。如果人們只看到自然支配人的一面，就要变成形而上学的机械論者。辯証唯物主义既承認自然对人的支配，又承認人对自然的支配。当人們認識了客观規律，利用它为人謀福利的时候，自然对人的支配，就轉化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由被支配向支配者轉化，“自在之物”就轉化为“为我之物”。而这种轉化，就是通过人們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所以在实践上，如果“見物不見人”，只看到現有的客观物質条件，看不到人的主观条件，看不到人們的創造力，結果就是促退。如果“見物又見人”，既看到現有的客观物質条件，又充分估計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事情就能促进。

（原載 1958 年 4 月 7 日“人民日报”）

略談“見物不見人”

汪子嵩

“見物不見人”就是指这样一种观点，抱有这种观点的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設，只看見事情的消极方面，看不見积极方面；只看見客观物質条件的困难方面，而看不見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看不見劳动羣众伟大的干劲和創造力量，看不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他們就只能在困难面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所以，“見物不見人”是一切右傾保守主义、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等等小脚女人的重要思想根源。

早在1955年7月，毛澤东同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时，就批評过这样的同志，說他們有无穷的忧虑，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那时候，仅仅只有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合作社，他們就認為已經是“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羣众的覺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了。他們被这样那样的客观困难所吓倒，大嚷大叫：赶快下馬吧。毛澤东同志駁斥了这种思想，指出：在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并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困难，我們不應該忽視这些困难方面。但是这終究不是事物的本質与主流，我們應該首先看見事物的本質与主流，这就是：第一，农民羣众，主要是貧农与下中农

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第二，党有能力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抓住了本质与主流，就有信心克服困难，领导群众争取胜利。这里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右倾保守主义者只看见客观物质条件的困难，看不见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见物不见人”，只能是灰溜溜的小脚女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却是充满了信心的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最可靠的物质基础——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上的，所以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领导之下，打退了右倾保守思想，才能在1955至1956年间取得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但是，曾几何时，“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又重新露头，这就是1956年夏季的“反冒进”。这些同志认为“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又是这个“实际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有些地方提出争取在二、三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规定就是“冒进”了，说是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过高了，据说是不适合南方水田的条件，所以大量积压，这也是“冒进”了。据说这些都是“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要“反对盲目冒进”，“要反对急躁情绪”。照他们看，所以会发生“冒进”的原因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他们说：“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而不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即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真是有人犯了片面性，但犯片

面性的恰恰不是別人，而是“反冒進”的同志們自己。困難是有的，工作中的偏差也存在一些，但是他們只看到客觀條件的困難方面，而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與主流。象農業發展綱要40條所規定的，條條都是好事，勞動羣眾巴不得它們在一個早晨就能完成。人民有沖天的社會主義幹勁，他們願意、也能够在很短時間內將它們實現，這又有什么不好呢？雙輪雙鉅犁經過人們努力改裝之後，現在看來，決不是生產得太多，而是生產得太少了。只看到客觀條件的困難方面，把困難看得那麼死、那麼絕對，而看不到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與無窮的創造能力，這就是“反冒進”的同志們的“見物不見人”的思想。批判了這種右傾保守思想，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大躍進的高潮。

經過了馬鞍形的反復，黨中央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空前高漲，出現了無數驚心動魄的社會主義大躍進的場面，有些同志覺得奇怪：為什麼黨中央將“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定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呢？為什麼不首先提階級關係、工業農業等等呢？好象不大習慣。但聯系以上所說對於“見物不見人”思想的批判，就可以看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正是抓住了事情的本質與主流。我們不但一定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能够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建成社會主義，依靠什麼？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就是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六億人民的幹勁。六億人民都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任何困難都只能在我們面前低頭，使“高山低頭，

河水讓路”。這就是本質與主流，就是我們能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劉少奇同志在八大報告中說：“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是黨的羣眾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應用和發展。”這就是事情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羣眾是歷史的主人這個原則的深刻體現。

現在，極大多數人民都積極擁護黨的總路線，正在奮勇前進。但也有個別的人，觀潮派與秋後算帳派，表示懷疑，要等着瞧。在他們的思想里，還是首先只看見這樣或那樣的客觀困難，而沒有看見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量。困難那樣多，躍進豈不又是“超過了實際的可能性”嗎？仍舊是“見物不見人”的思想在那里作怪。這種思想已經失敗過許多次，這一次又是照例注定要失敗的。

二

從思想方法上說，“見物不見人”是形而上學，是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根本對立的。

首先，他們不能辨別和掌握本質與主流。毛澤東同志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說：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在客觀事物中，有本質的東西和非本質的東西，有主流與支

流。本質与主流就是在事物的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只有当起决定性作用的問題得到解决，其它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革命工作在每一阶段都必須抓住主要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它問題就容易得到解决。这就是革命的辯証法。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設，客观困难确实不少，但由于党正确地运用和发展了羣众路綫，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与創造能力，客观困难就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将非本質与主流的东西看成本質与主流，就要犯錯誤和迷失方向。

我們有些什么客观的困难呢？有人說：第一，我国人太多；第二，我国工业落后，文化技术也落后。

人多当然会有一些困难，但首先应当認清人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多力量大”，这是工人和农民羣众早已認清的真理。要不是因为我們人多，象去冬今春这样的几个月等于过去几千年的伟大的水利建設如何可能？要不是因为我們人多，那又如何能够在机械不多的情况下在几个月的短時間內完成了象十三陵水庫这样巨大的工程呢？我們并不單以数量取胜，辯証法是主张質量統一的。有一定的量就可以保証一定的質。如果有一百个人，即使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也只会有一百个好人；如果有十万个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是好人，也会有一千个好人。这道理很容易明白。我們有六亿人口，六亿人民都发挥了积极性和創造性，一定会創造出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現过的奇迹。現在这样的奇迹已經开始出現了。六亿人民中将会出現多少杰出的人物呢？会有多少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等等呢？可以想象，这样的人物也将会超过世界上別的国家。所

以，人多是好事。

过去有人說：旧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貧穷落后。这是帝国主义和資產階級学者顛倒黑白，为剝削階級的統治作辯护的說法。試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殘酷統治下的旧中国，即使人口再少許多，又如何能够避免貧穷和落后呢？奇怪的是現在还有些人，如馬寅初先生，还在重复帝国主义的老調，硬說中国人多是坏事，人多了积累就少，国家就要貧困，就办不成社会主义。細想起来也不奇怪，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上来看，人首先是消費者。社会上多一个人，就要多消費一分，我自己就要少分到一分。因此，人愈少愈好，最好只留下少数几个資本家和貴族。但是，站到无产階級立場上来看，人首先是生产者，多一个人，就多生产一分，多創造一分，每个人的福利也就多得一分。这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 worldview。資產階級从心底里輕視劳动人民，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我們要坚决反对它。

还有一种人也会忘記六亿人民，这就是缺乏羣众观点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者。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批評这些人，說他們办起事来就忘了我国有六亿人口，“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縮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們，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轉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們的本錢。”連六亿人口的存在都忘記